

抗戰小說選



抗戰小說選目次

新生……………張天翼（一）

某夫婦……………巴金（三九）

白鬘……………沈從文（六二）

別人的故事……………靳以（七一）

千家村……………故魯彥（八七）

兩錢黃金……………王西彥（一〇二）

鬼影……………羅洪（一二五）

野外……………艾蕪（一三五）

新 生

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，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：怎麼，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漠先生麼？

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，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，都是灰撲撲的樣子。他身子又高又瘦，臉子有點黑。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：下巴上髭出了一根根的鬍梗子，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。連他那付近視眼鏡——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，好像那些整年不措的玻璃窗一樣。

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，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「最純粹的藝術家」，那你一定會覺得——他那付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。

然而李逸漠先生用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：

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。老潘，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。如今可醒來了，我真要感謝日本鬼子，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，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。」

談到他家鄉將陷的時候的情形，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，也就說得很快，突出的額骨上有點發紅。有時候他忽然打住，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。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，又性急地說了下去。老潘知道逸漠有滿肚子的憤怒。可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，太不會使性子，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，看來祇是表現了急躁。

李逸漠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的时候，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。他平素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，今年可完了。他把她們兩母女安頓在岳家——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。他一個人跑到那裏來找老朋友。

「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？我是決定了的：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工作。我要開始我的——我的新生！」

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，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；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。

「啊呀！」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，「你居然肯在我們道學校裏代課，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。……」

可是逸漠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：

「笑話……現在的逸漠不是過去的逸漠。過去的逸漠在那裏學陶潛，而現在的逸漠呢——是墨翟。我要工作，我要吃苦。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，而我——而我——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。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。」

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撥出來——請逸漠先生住進去。於是逸漠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。他參加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，並且替他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。他還打算多畫些畫，有宣傳意義的畫。

「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，」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，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。「我們們要告訴全世界——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，寬大，和平。而敵人呢——獸性，殘忍。我們不單是為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，並且是為人類的莊嚴而奮鬥。」

他不安地在圖畫室裏走來走去，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。他全身的力氣全部聚在他那隻右手上，一把抓著拳頭一會兒又放開。他臉上有點發熱。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，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。

幾個學生都緊瞧着他。他掃了他們一眼，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——他覺得似乎竟擡出了一種響聲。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，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。

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：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。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，在冷風裏面搖幌着。現在還不到五點鐘，屋子裏已經很黑了。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，睜着眼睛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。

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：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，總得在他書齋邊站這麼一會，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。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—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。

「那棵臘梅總已經開了花吧？」他對自己說。

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——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，馬上又着手來按正自己的思想。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：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，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，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。

然而這事呢，完全是一種新環境。

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喘了一口長氣。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——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。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，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。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——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，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，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。……

爲了要避開這此不快的感覺，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。

「真的，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完全都排在星期二下午呢？」

後面有哪個學生「嘶」的一聲：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握鼻涕。他吃了一驚，慢慢地轉過身來，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，好像一個自愛的孩子剛剛哭過，又有生客面前露了臉似的。

他搭訕着問：

「你們對於——呃，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？」

幾個學生互相看看，笑了笑。

「你們二三年級的畫圖是選修，」逸漠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。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。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，喚醒一般民衆。祇要畫得大家看得懂就行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：橫豎現在是——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。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。」

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，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。隨後一個剪和尚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一掀，來代替了起立。

「李先生，那麼那些宣傳畫呢？——是不是藝術？」

「這不是藝術！」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。

「是不是一切宣傳都不是藝術？」

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。唉，連這也要問！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。宣傳品就是宣傳品，絕不是藝術。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：目前我們所需要的——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，喚醒國人的東西。他用右手在空中揮着，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。

「我們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！敵人用大礮來轟我們，我們也用大礮去回答他們！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綫抗戰軍人，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。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，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。……」

「李先生！」——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：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。

「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，蘇聯的許多木刻——都是有宣傳意義的，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？」

「這又是魯迅的信徒！」李逸漠想。

他們師生互相訂着。一陣難堪的沉默。屋頂上有烏鴉飛過，「哇！」的一聲，好像牠老

早就在旁偷聽。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一些喊似的。

逸漠先生猜到他自已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，因為有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，而且向窗外跳了一蹶。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了付微笑來，表示滿不在乎。可是一開口——自己却也覺得聲調不大自然。

「關於這個問題，有個問題——唔，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。這個這個——一個美學上的問題。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，講起來複雜得很。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，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。」

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來找過他，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。那些問題呢——可終日不提起了。

一班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：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，又似乎是不起。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他個小刊物寫文章，請教他要怎樣編排才好看，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止掉的。

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，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：

「這就是李逸漠！」——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，還是一種諷刺。

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，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。那是個小個兒，臉上有幾顆麻點。他管的事情很雜：又是什麼座談會，又是什麼讀書會，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。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——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，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。他看見了逸漠先生，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。

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漠先生談起他：

「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。人又熱心，又虛心。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，：：你願意跟他談談麼？」

「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：他生活枯燥得很。」他停了會兒，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。「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：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。」

真的，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——一坐就是十幾年。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，成天到晚都臥在學校裏，過着他的刻板日子。彷彿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，才配得上有那色的天似的，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——全都是這麼一付勁兒。

有一個星期六傍晚，逸漠先生到底忍不住了。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。

「老潘，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。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。這就是單調症。再不然就

叫他灰色症。……我真悶得慌。……我們出去吃點酒罷。」

「好吧，」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。「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：我有心臟病。……要不要再找個人陪陪你呢？——呃，找陳先生來好不好？」

「他會喝酒嗎？」

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，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：

「我們這學校裏——時，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。……」

「就找他來罷，如何？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？」

「風趣？」老潘笑了起來。「八個大字：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。」

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。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，一筆字也寫得挺好，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。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。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「目的」兩個字，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，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。

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：

「請你看看！——這樣的師長，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！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：這裏有一位大紳士替他撐腰。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！老實說，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

算是好的哩。你有什麼辦法呢？——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會上做點事。你要做事，你就得遷就，低頭，忍耐……」

那個打了個呵欠，拿一根煙燃點着，帶種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。

「那位老先生夠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，」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。「一跟他談到時事，談到抗戰呢——哼，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！」

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，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，不斷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篩着，不斷地啜着，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。

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，他一把抓住了酒壺：

「老潘，告訴你一個故事。有一個酒徒對人說：『熱酒傷我的肺，冷酒傷我的肝，而不吃酒呢——傷我的心。我寧願傷肺傷肝，而不願傷我的心。』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。」

你們不會喝酒——我真替你們悲哀。」

於是他大聲啜了一口，還啜了啜嘴，很舒服地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一靠。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，不過眼眶有點發紅，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的。

「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吃這裏的老酒，」他指指地下，「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。但

是——而竟還可以，……老潘你倒嘗一口看，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，……」

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，很慚愧似地說：

「我在前倒還喝一點。不過也辦不出好不好。」

「這個——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。我家裏有九罍陳紹酒，據說是陳了六十年。六十年雖然不見得，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。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，隨便談談，吃點酒。……我酒呢是吃不多的，我祇愛那吃酒時候的風趣。……呢，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，你進過酒店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噯！你應當去坐一坐的！」逸漠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。「那些酒客——那種那種——唔，那才真會吃酒。一塊蔴菇豆腐乾，兩碗連年，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。……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個趣味。」

他閉了眼睛，呆了似的噓一口氣。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。又想起他那盒圖章，他那些書籍跟字畫。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，金石家——如今可不知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。

他又噓了一口氣。他忍不住要說話，談起他的家庭生活，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——她每逢他一喝酒，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，把她的嘴湊到他杯上呷這麼一口，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：

「看這小鬼！」

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，耐心耐意聽着。逸漠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，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，不拚出來就不舒服。

可是他一陣頭暈。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，額頭伏了上去。

「醉了吧？」那個問。「我們就回去好不好？」

他搖搖頭。

別的顧客都走掉了，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。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，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呼的聲音——打什麼地方掃過去：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。

逸漠先生忽然抬起頭來：

「呃，老潘，你的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自己家？」

「自己家裏。怎麼？」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」，他喃喃地說。「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。我不反對結婚。但是岳家——岳家——唉，我真怕！」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。「我要不是家鄉失陷，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。我的岳家，岳家——從岳丈起，直到小內姪為止，——沒有一個不卑鄙齷齪，自私自利！全是些庸俗的傢伙！沒有一個像人的！……她——她——一封……發牢騷……訴苦……娘家住不慣；要來……我怎麼辦呢？我，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？她們做什麼工作呢？不做工作——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？……我要不是爲得想做點工作，鬼才跑到這地方來！這裏——這裏——這樣一個死城！一點沒有生氣！灰色！……」

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。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，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。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，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。

逸漢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——他的心就往下一沉。

一個孤零零的屋子。好像除了他逸漢先生而外，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。四壁都粉成檸檬色，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。沒有什麼陳設，也沒有什麼裝點，祇有簡簡單單一點家具，一點必要文具，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。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單

子裏，叫人特別感到寒冷，感到寂寞。

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——他得開始他的「新生！」

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。他覺得自己是個孤獨者，沒有親人，也沒有朋友。誰都不來關切他，誰都不來照顧他。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境遇。他小時候有母親，有姊妹，後來有太太：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。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圍，把他當做一個中心。而現在呢？

「我恐怕是在做夢……」他糊里糊塗地自言自語着。

他希望這一切都是一個夢。一醒來——還是在家裏，在自己那張軟絨絨的暖烘烘的牀上。牀旁邊茶几上，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，還有一聽老礮台，一部梅村家藏稿。他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，替他點了火，並且孩子氣地笑他：

「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！」

仍舊照每天早晨一樣——窗幔子打開了一大半，給外面的陽光照進來，稀稀疏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，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。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煙，看了吳梅村幾首詩，這才慢慢爬起來。

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，照舊那麼和平，一點火氣都沒有。

「那樣恬靜的世界。說是竟有戰事發生，這真太不可想像……」他想，「這個夢真長。」

：不過南柯記裏那個盧生——唔，夢裏有幾十年——而其實，而其實——一下子……」

他打了一個隔兒，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。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，不片回屋子裏去。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，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。

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，要把他弄得清醒些。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——現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。

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。……廬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。……

那麼九一八呢？——這個他可要想想看。還有一二八呢？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，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壓麼？……這裏他堅決地站起，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，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：

「不行！不行！九一八也實無其事，一二八也實無其事。現在總還是——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……」

「替你泡了一壺濃茶，逸漠，」老潘很高興般的走了進來，「你先吃一點八卦丹囉，怎